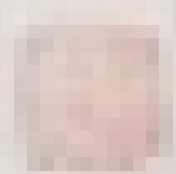


續金華叢書



續金瓶梅書



書集傳
或問

表
勵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鋟

書集傳或問卷上

續金華叢書

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併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陳大猷謹書

堯典

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諡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曰格汝舜曰來禹咨禹曰棄曰臯陶曰咎垂曰咎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當爲名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死諡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諡唯論語曰予小子履履爲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爲履此則不可知

或問堯典孔程二說如何孔氏曰典常也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程氏曰典則也上古因時爲治未有法度典則至堯立政有則制事有典曰孔氏專言常則不及可法之義專言道則不及政事可法之旨程專言法度非惟不及可法之意然言法而不

及道未免舉小而遺大曰典訓常又訓法一字二訓可乎曰一字數訓者多矣惟其能常是以可法惟其可法是以能常曰夏氏謂以堯舜之事載之典籍故爲堯典舜典先儒亦取此說如何曰文籍所以謂之典籍者以其籍可爲常法故以典名之而非典卽籍也猶六經謂之經者以其書可爲萬世之經故以經名之而非謂經卽書也如此典籍則百篇皆典籍也豈獨堯舜之書爲典哉

或問堯典爲虞書闕疑何也曰孔氏以堯典爲虞史所追錄故謂之虞書按左氏傳引舜典大禹謨皆云夏書舜典亦載舜陟方乃死竊意舜典禹謨乃夏史所追錄故夫子未正之先止謂之夏書舜典爲夏書則堯典爲虞書明矣今舜典禹謨之爲虞書則是夫子所正也夫子旣正舜典禹謨爲虞書安得不正堯典爲唐書乎夫一代之書必當題一代之名班固作前漢史於後漢時止謂之前漢史未嘗題爲後漢史也陳壽作三國志於晉時止謂之三國志未嘗題爲晉志也況夫子斷自堯典以爲百篇之首豈應獨仍其

舊而不正其名哉意必有舛文也或謂堯典舜典禹謨皆謂之虞書以見三聖守一道夫三聖守一道豈以是見哉此則不必辨或問呂氏謂二典如易之乾坤何哉曰乾坤二卦天地之道備矣其餘六十二卦皆乾坤卦內之事件耳二典之書爲君爲治之道備矣其餘諸書皆二典之事件耳明道謂詩之二南如易之乾坤亦以其包括一經之義而冠一經之首也

或問聰明諸家說如何曰諸說不出兩塗泥於字面者則以爲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說其字而不及其意豈堯舜之外他人皆聾瞶乎放於義意者則以爲洞達無方說其意而不及其字則聰明何以卽視聽而言乎蓋聰明乃譬喻智慧之辭古人立辭如此者極多如防閑本末苗裔綱紀等字皆是假物以譬事唐孔氏兼此二義其說確當曰既然矣子復注其說何也曰唐孔氏但言聖人之智慧而不及智慧之極則神智洞徹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之說又所以補孔氏之未至也其他附注多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曰若稽古帝堯程說如何

程曰曰者謂堯典之辭也史氏紀前世之事曰稽古之帝堯其事云云

曰書當以古文爲正劉說爲善然程說亦非諸家所及

或問東萊謂敬乃百聖相傳第一字其義何如而人之於敬若何而

用力邪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具萬理靈萬物應萬事是爲斯道之統會也故天地廣矣而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入極至藐此心倏然而可遊萬里至遠此心俄然而可到斂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至神也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不在焉泰華聳前而目不見雷霆震後而耳不聞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有間天壤易位孰主其主而宰其宰哉亦曰敬而已敬者心法也卽文王所謂宅心也卽孟子所謂存其心求放心也卽揚子雲所謂存神而神不外也卽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心常在腔子裏也卽上蔡所謂常惺惺法也卽和靖所謂此心收斂不容一物也靜亦靜動亦靜無內無外無將無迎其處也泰然其立也

卓然其豁也洞然其止也凝然其照也湛然一塵不留萬境呈露
由是而誠意正心由是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聖學之功用
可全矣然學者非不知心之當敬敬之當務也然心每未能純乎
敬者由知敬之爲敬而不知所以爲敬則憚其難而莫適其安者
皆是也蓋宅心卽是敬非以敬而宅其心也存心卽是敬非以敬
而存其心也存神卽是敬非以敬而存其神也以敬律心則敬與
心爲二物交戰而不相入而心反病矣是添卻主重公案也是有
事而復正也是積磨鏡之藥於鏡而反以病鏡也枯而不舒物而
不化而此心已非本然之心矣尙足以爲敬乎相去一毛閒千山
復萬山此只做得縛手縛腳苦澁生受底敬劉子曰敬在養神夫
不曰以敬養神而曰敬在養神者謂存養此心之神自作主宰不
使昏散走作此卽是敬不在他求也劉子之言所以爲論敬之要
也歟貴乎熟之而已養得神後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融洩如淑
景初春天君自然清整百體自然理順豈不
是穆穆肅肅從容自在的敬必循此而實用其力然後有以體此而實識其味

苟徒空言無益於得也

或問安安生取王說

王氏曰理之可安者聖人安而行之

後乃取陳說何也曰安安乃

承上文欽明文思而言朱氏語錄謂安安乃重疊字蓋以上四者

出於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言安安以極狀其安行之

妙非有一毫之勉強也王氏雖說得兩安字然上言理之可安者

則是於欽明文思之外別言理而下安字其味又未免失之薄也

或問孔氏以能訓克以至訓格而子所釋不同何也曰凡訓詁以一

字訓一字多得其近似未必皆究其全欲人自以意體會耳克本

訓能又訓勝惟其勝之故能之晦庵亦以爲克雖訓能然能字不

如克字有力故曰實能勝其事之謂克格于上帝感格幽明皆極

其至之意大學格物晦庵以爲窮至其極處故曰極其至之謂格

如熙字訓廣訓興訓明必包此三意而後熙字意味方全故曰興

廣光明之謂熙如懋字訓詰止訓勉吳氏謂懋不必皆訓勉如時

乃功懋哉予懋乃德皆有豐盛之意故曰勉而茂之謂懋俊字訓

大訓敏故荆公以爲大而敏之謂俊此類後多不載

或問格于上下林氏際天蟠地之說如何曰際天則但與天相際而無峻極于天之意蟠地則但深入而又未兼廣博之意也

或問克明峻德諸家多以爲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言俊父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德俊之爲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非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卽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此俊字止訓大亦豈所以名聖德哉

或問九族兼二說何也曰孔氏高祖元孫之說正矣然角弓頍弁之詩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周官六行兼孝友

睦嫺晏子言使吾父族無不乘馬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
凍餒者秦漢間說三族亦指父母妻族爲言則孔氏之說似失之
狹歐陽夏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廣矣然不本於同出高
曾以爲重似失之迂二說並存可也然歐夏之說父族四則以父
五屬之內一也以父之女昆弟已之女昆弟及已之女適人者及
其女之子居其四焉抑不知諸女已在父五屬之內了雖曰有服
紀之可言未免失之支離以意度之則父族四者恐只是親與從
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如此則與今世之五服孔氏所謂同出高
曾之說一同母族三者則母之父族母族及母之姊妹族也妻族
一則妻之父族母族也或以高曾祖曾孫非已之所及見而病孔
氏之說則其陋不待辨矣夫高曾謂已所同出之派下耳至元孫
曾孫則又以已爲高曾此卽今五服之制古所謂小宗五世則遷
者也豈必以已之所盡見哉吳氏之說雖經無明文然亦不可不
知

吳氏曰九族者數之極凡王者於
祖免之親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或問百姓之爲百官族姓何也曰唐孔氏謂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姓令其收斂親族自爲宗主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德位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然亦觀其所指如何孔氏以此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複然經言俊民用章五服以章有德與天明明在下庶民勸翼皆是指臣而言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辭矣曰上旣以明俊德爲用賢而此復言平章百姓非重複乎曰克明俊德是舉未用之賢兼在下言者之也平章百姓是正已用之官卽在朝者言之也正如中庸言尊賢親親而繼以敬大臣體羣臣耳所謂正百官以正朝廷者也荆公曰親九族之道賢不肖能以事不程其功則無事乎章亦善平章百姓一語足以概盡舜典咨四岳而下半篇之義率百官若帝之初一句足以概舜典卽位一節之義林少穎謂聖人之言約言之雖一語不爲寡詳言之雖百言不爲贅此

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也

或問羲和諸家以爲氏夏氏以胤征言羲和涵淫以爲羲和乃官名何也曰羲和蓋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氏掌樂而善後世遂以樂官爲伶官也

或問晦庵謂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去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尙使人去四方觀星此說如何曰此卽蘇氏之說然旣職在曆象又宅於四極則所謂度日景之類不言可知王肅之說已包之矣亦猶林氏以賓出日餞納日爲候昏旦驗晷刻以作曆也然彼說可以包此意而此說不可以包彼意也

或問陽谷諸家皆祖孔說子獨取王說何也

孔曰陽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曰按

洪範雨暘相對王氏以日出爲暘當矣唐孔氏推孔說謂陰闇而陽明故以暘爲明而不言所據字書中暘字亦不訓明蓋孔對味谷而言故以暘訓明要不如王說之正

或問孔氏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爲是林曰

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
七星異見不以爲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西
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
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在巳箕尾在辰仲
秋之月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
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
胃昂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昴掌分至之昏皆
見於巳非正午也何以爲四方中星哉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
孟月也日中曰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
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
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
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
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未知中星宜其不合矣故
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

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

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

蔡氏曰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政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

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亦未爲精密也

或問厥民夷蘇氏謂農事至秋稍緩老弱可以漸休故曰夷程子謂

秋成民獲卒歲之樂而心力平夷子從程說而刪去民獲卒歲之

樂一語何也曰二說皆善但蘇則主民力而言程則主民心而言

除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則語意圓而無不包矣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諸家所言分至晝夜刻數不同何邪曰唐孔氏謂馬融云古制

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短四十

刻晝中五十刻夜中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之出沒爲說天之

晝夜以日之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

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神晝則晝多於夜復五刻

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

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晝亦多夜五刻此不易之法也然按今曆日分至晝夜刻數則與馬融之言同意亦以日之出入分晝夜歟

或問諸家皆以歲一周爲朞

孔氏曰匝四氣曰朞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一歲有餘十

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

而子謂朞三百六十六日以爲指兩冬

至而言何所據乎曰此出洪範以百中經考之每兩歲冬至相去必有三百六十六日二十四氣皆然不然則有三百六十五日有

奇中間有閏無閏皆然此其可考之明據也

如諸家之說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每日行

天一度則是反欠周天十一度四分之度則可何以謂之餘十二日乎三年欠行天度不盡而有餘剩之度則可何以謂之餘十二日乎三年欠天度三十三度四分之三是以閏一月使日行天度所欠之數而猶有餘分也愚之言欠與傳言餘其意一同但餘字不分曉兼諸家之說於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句文義未順也

或問象恭滔天爲衍文何也曰林氏謂蘇氏以滔天爲滅天理則與下文滔天爲二義孔說與下文義同矣然謂洪水際天滔滔可也象恭云滔天其義不通故齊唐謂誤此二字而晦庵以爲衍文也